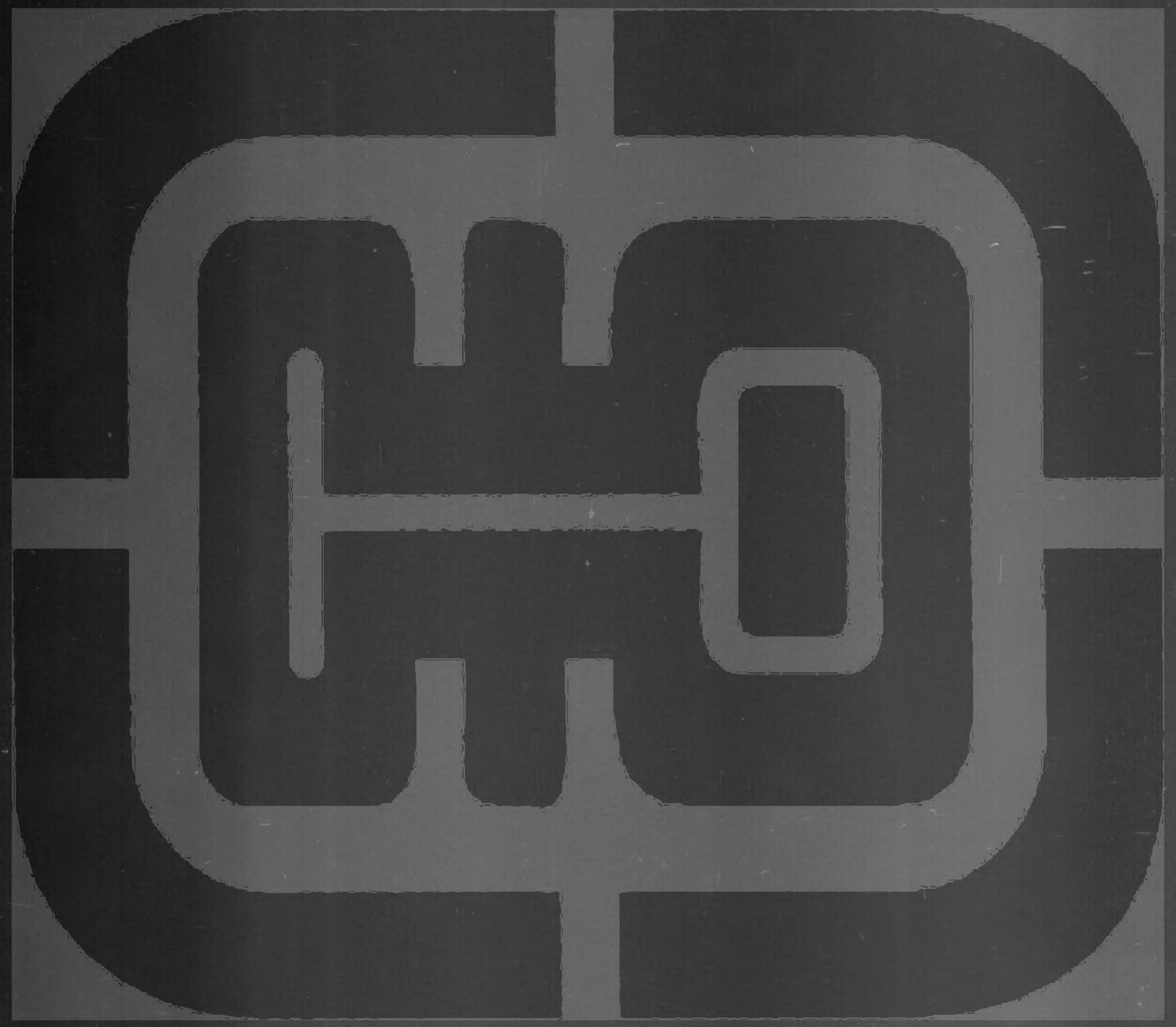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贋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蒿目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斬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爲嚴也昌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爲用蓋其恕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拂經複重猥雜者悉置弗録覽者詳焉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

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爲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譖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爲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譖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雖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
逝淺者速竭堘埔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
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
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
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
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
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諸慮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

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
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
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
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
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
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
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
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
幾雉而不脩者其後必悔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
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

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祭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

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
知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
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
刑戮宗廟破滅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
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
以其行理也行理在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
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
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
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
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
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
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
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
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
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
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
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

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
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
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
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
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
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
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
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
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
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
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
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
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
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
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
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

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侍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及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敓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

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縣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並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騶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救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

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用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謂之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

右皆象法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捆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物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覇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也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

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氷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者聖王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

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

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異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

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

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節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

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敛粟是以敛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毀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君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尚賢下第十　語複不刻

尚同上第十一　三篇文義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今刻下篇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

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者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

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鄉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

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君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計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

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徃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

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
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
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
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
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
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
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

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
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
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
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
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
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不刻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

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開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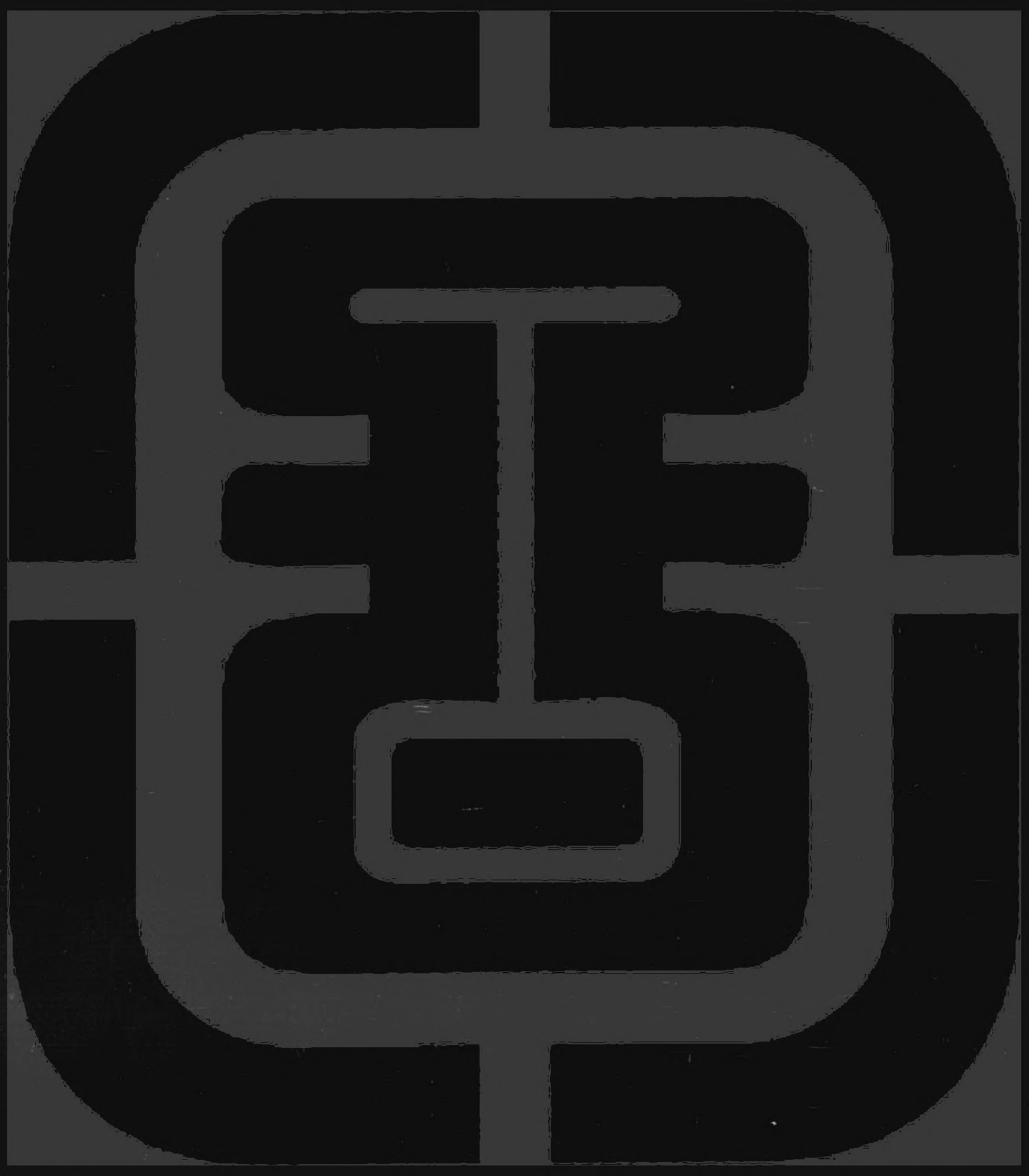
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

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

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

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

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上第十七